# 續禮記集說

# 續禮記集說卷二十九

仁和杭世駿大宗撰

## 月令

仲秋之月日在角昏牽牛中旦觜觿中觜音茲觿音攜夏小正有辰則伏參中則旦月在角淮南子作招搖指酉

高氏誘曰角東方宿鄭之分野

姜氏兆錫曰仲秋夏正建酉之月角在辰壽星之次

任氏啟運曰淮作招搖指酉唐作八月之節日在翼昏南斗中曉畢中八月中氣日在軫昏南斗中曉東井中　又曰王奕謂星度止據日躔斗井非星廣也

日躔不與他宿相當則其度不得不廣觜鬼非甚狹也日躔止一二日故其度不得不狹凡星多少率以是推之然愚觀觜實狹與參同體耳今白露日在張十二秋分翼九

爾雅曰九月爲壯壽星之次酉與辰合也觜觽酉方火宿三星如熒漢二度至明半度今法十度

其日庚辛其帝少皞其神蓐收其蟲毛其音商律中南呂

國語曰贊陽秀也

漢志南任也陰氣旅助夷則任成萬物也

班氏固曰陽猶任事陰故拒之

高氏誘曰陽氣內藏陰呂於陽任其成功也

韋氏昭曰八月南呂坤六二也管長五寸三分陰任陽事助成萬物不榮而實曰秀

王氏喬桂曰南呂長六寸六分自夷則降九分

姜氏兆錫曰南呂酉律長五寸三分寸之二

盲風至鴻鴈來玄鳥歸羣鳥養羞（盲亾庚反夏小正有鹿人從鴽為鼠）

夏小正曰丹鳥羞白鳥

高氏誘曰候時之鴈從北漠中來南過周雒之彭蠡

燕春分而來秋分而去歸於蟄所傳曰玄鳥氏司分

者也　又曰寒氣將至羣鳥養進其毛羽以禦寒也故曰羣鳥養羞

陸氏佃曰凡欲羞之必先養之養在八月羞在九月養之仁也羞之義也先仁後義不遽取于下是君道也

項氏安世曰八月始取鳥以爲養羞

陳氏澔曰羣鳥藏食以備冬月之養

姚氏際恒曰鴻鴈來已紀作候鴻來是不應仲秋言鴻鴈季秋又言鴻鴈也說見季秋下

姜氏兆錫曰此記酉月之候盲風疾風也鴻鴈來者

孟春自南來北而此自北來南也玄鳥歸者仲春自北至南而此自南歸北也羞謂美食也藏羞以備養故曰養羞

周氏發曰夏小正丹鳥羞白鳥與月令仲秋羣鳥養羞各是一事不得以丹鳥羞白鳥爲羣鳥養羞至羣鳥養羞之義方氏慤云備冬之藏是也

天子居總章大廟乘戎路駕白駱載白旂衣白衣服白玉食麻與犬其器廉以深

張氏虙曰當酉上八月位也

姜氏兆錫曰總章大廟謂西堂之當太室者

顧氏炎武曰以八月為九月此康成援引之誤

是月也養衰老授几杖行糜粥飲食

高氏誘曰陰氣發老年衰故共養之授其几杖賦行糜粥飲食之事周禮大羅氏掌獻鳩杖以養老又伊耆氏掌共老人之杖今之八月比戶賜高年鳩杖粉餈是也

彭氏廉夫曰几以安其體杖以助其力糜粥所以滋養也

張氏虙曰養老古之盛禮也若養老之人則其禮不同矣然授以几杖與致仕者同則其禮不薄爲之糜

粥憫其不能食也此與祝鯁祝噎之意同正未可輕

視也

徐氏師曾曰杖以賜國老非庶人之老可與故特言

授

姚氏際恆曰此與郊特牲秋養耆老之說同

朱氏軾曰老人陽衰故於四陰之月養之

姜氏兆錫曰時以陽衰陰盛爲秋人以陽衰陰盛爲

老故秋養衰老也几杖以安身飲食以養體行猶賜

也糜亦粥也

方氏苞曰王制耆老孤子秋食耆老此篇仲春存諸

孤仲秋養衰老卽其事也曰存則不獨養之而又存恤其家曰授几杖行糜粥飲食則不獨食之而又有賜予也授几杖行糜粥飲食必各就其地行之始能周徧而無煩擾天子諸侯所養于學中者非庶人之老于此益可信矣

乃命司服具飭衣裳文繡有恒制有小大度有長短衣服有量必循其故冠帶有常淮南子作文繡有恒衣服有量冠帶有常必循其故

高氏誘曰司服主衣服之官故飭正命服故命之也上曰衣下曰裳五色備謂之繡周禮司服掌王之吉服凡兵事韋弁服視朝皮弁服冠服者素幘也

黃氏震曰小大長短皆主衣服言之禮服也衣服則主燕服及他服言之

黃氏啟蒙曰此當以衣裳衣服冠帶分三項平看而以具飭二字貫之五個有字通以自然者言工夫在具飭內舊以具飭句作總文繡三句與衣服句對必循句通承不知文繡從衣裳上見如何可作總衣裳衣服既分兩項則必循其故自當屬衣服如何可通承至于冠乃首服帶如大帶素帶玉藻獨詳其制皆視衣更重者如何可泥注并及字而輕言之

姚氏際恒曰具飭衣裳謂秋當授衣之節此時乃宜

具飭先統言之也文繡有恒指衣裳之文繡必須有常制有小大度有長短也衣服有量必循其故指衣裳之制度必須有量以循其故也其義如此鄭氏分衣裳爲祭服衣服爲朝燕及他服迂滯特甚

陸氏奎勳曰制有小大謂橫而裁之之廣狹也如衣裳袂各用幾幅之類度有長短謂縱而度之之長短也如衣二尺二寸帶下尺裳及踝無被土之類此令說之當從者

姜氏兆錫曰司服官名宗伯之屬具飭條具而飭正也上曰衣下曰裳衣以繢裳以繡小則玄冕一章大

則袞冕九章衣用長裻用短皆指祭服言也衣服通謂朝服燕服之類量劑量也常猶故也謂皆有成法也

方氏苞曰文繡有恆者毋亂以姦色也制有小大度有長短者制作必以法也衣服有量必循其故者貴賤各有等也冠帶有常則文從省而兼此數義

任氏啟運曰鄭謂祭服有文繡孔据尚書日月山龍釋之因謂朝服燕服無文繡愚按詩東人喜見周公曰我覯之子袞衣繡裳周公居東無廟社之祭東人何從見公服祭服乎孟子言舜被袗衣鼓琴二女果

是燕服有文繡矣玉藻言諸侯裨冕以朝儀禮言侯覲墨車詩韓奕言王錫韓侯元袞赤舄鈎膺鏤錫采菽言何以予之路車乘馬元袞及黼蓋公卿出封皆加一等故公袞冕九章侯鷩冕七章入覲則仍用公八命卿六命之章服故曰裨冕以朝此朝用章服之明証也既朝天子仍賜以出封加命之章服之韓奕采菽所云者歸即服此受賜之服以臨臣民故秦人誇其君曰黻衣繡裳其君也哉此及章服以臨臣民之明証也特常日視朝不之服故惟言緇衣羔裘爲朝服耳若采芑之詩言服其命服朱芾斯皇是臨戎

亦章服矣若拘泥鄭說則鄭又言王祭天服大裘不服袞享先公鷩冕不服袞社稷山川五祀遞降不服袞諸侯公卿助祭視王服遞降一等則龍袞之文繡不幾虛置乎

乃命有司申嚴百刑斬殺必當毋或枉撓枉撓不當反受其殃當去聲撓女教反

高氏誘曰有司理官刑非一故言百罪刑斬獄刑殺人命至重故必當陵弱爲枉違强爲撓反還殃咎也

徐氏師曾曰反受其殃言殃在有司也

張氏虙曰呂刑一書反覆用刑之道謂苗民殺僇無

宰上帝降咎乃絶厥世反受其咎信不誣也夫人臣任用刑之責以枉撓受殃固其自取惟國家以著人掌刑使一婦銜冤三年大旱一夫茹苦六月隕霜怨恨所鍾乖氣成象至於促國之脈銷國之福殃在一人而并毒流四海掌刑之責可輕付哉

姜氏兆錫曰孟秋已命此又申戒之也嚴而百刑大而斬殺如枉法則受失出入之罪矣

任氏啟運曰淮無此二節唐俱屬季秋

是月也乃命宰祝循行犧牲視全具按芻豢瞻肥瘠察物色必比類量小大視長短皆中度五者備當上帝其

饗並行中宮
並去聲
王氏𤯝曰純色曰犧體完曰全
高氏誘曰養祭祀之犧牲繫於牢芻之三月祝大祝
以騂牲事神祈福祥也循行犧牲視其全具恐毀傷
也案所芻豢察其肥瘠恐失養也　又曰宰于周爲
充人掌養牲
吳氏澄曰一全具二肥瘠三比類四大小五長短五
者皆中其度是謂備當
徐氏師曾曰季秋將饗帝故豫命宰祝循行之
黃氏啟蒙曰中度以上命官巡牲之法末二句命官

巡牲之意將擧大享必用犧牲故先有巡牲之命宰
祝二官司巡牲之責者視按瞻察量五件乎看察物
色必比類作一句量小大之中度作一句備是視按
瞻察量五者兼擧無遺也當是各擧一物言凡視按
瞻察量件件恰好也註悉備而當于事一串看外補
誠敬意蓋備當外心之敬而內心之誠敬可知故上
帝其歆享矣況羣神乎此二句論其理尚未及祭玩
其字是逆料語
姜氏兆錫曰宰主牲者祝告神者視全具謂體全無
損也瞻肥瘠謂得養充也物色以毛言類如陽祀騂

牲陰祀黝牲之屬小大以體言長短以用言度如牲犢尺握繭栗之屬凡此五者悉備而當於事上帝且歆饗之矣況羣神乎

方氏苞曰五者以全具肥瘠物色小大長短言芻豢因肥瘠而及之不得爲五者之一也五者指牲體言故曰備當

任氏啟運曰淮無視全具句

天子乃難以達秋氣難儺同呂氏春秋難下有禦左疾三字

高氏誘曰通達秋氣使不壅閉也

成氏伯璵曰天子難陽氣諸侯不得難陽氣避天子

也　又曰方相氏官歲有三時率領羣隸驅索厲疫之氣於宮中禳送之意也天以氣化物五帝各行其德餘氣留滯則時爲之不和而災疫興焉大難者貴賤至於邑里皆行之國難但於郭城中行耳季春日在昴畢仲秋斗建昴畢俱當大陵有積尸之氣季冬日在虛危又有墳墓之星陰陽相沴則淫厲憑之而出助天行虐也

吳氏澄曰難以消去殘暑煩鬱之氣而達秋月淸涼之氣於民閒

陳氏澔曰暑氣退則秋之涼氣通故曰以達秋氣也

張氏虙曰聖人有以順陰陽之氣深慮夫邪之得以干正春氣發生有不正者干之則發生之功不遂故難曰以畢春氣令春氣使畢出也秋氣告成而不正干之則氣必抑鬱故難曰以達秋氣令秋氣得以行也夏不難則氣極盛邪氣自消不待難也　又曰至冬大難則磔牲秋則不磔盡達秋氣有輔相裁成之意焉惟天子能之不假有所磔也

姜氏兆錫曰季春國儺以畢春氣季冬大儺以送寒氣獨仲秋天子儺以達秋氣者其儺以除過時之陽暑陽爲君象非天子不得儺以除之也達通也暑氣

除則涼氣達矣儺必於仲秋者其前陽暑猶不爲過時也

任氏啟運曰唐下有是月也命樂正習吹上丁釋奠于國學天子乃帥公卿大夫親往視之是月也命人社八月中氣云云是月夕月于西郊命有司享壽星於南郊孩壽星謂南極老人星故無祀又孩王居明堂禮九門磔攘以發陳氣蓋陽已過時故謂之陳舊說此縣過時之陽陽爲君象故諸侯以下不得行然則天下又可以逐君令乎孔謂月值昴畢有大陵積尸氣故禳除亦通

以犬嘗麻先薦寢廟

高氏誘曰犬金畜也麻始熟故嘗之

是月也可以築城郭建都邑穿竇窖修囷倉竇音豆窖音教呂氏春秋作窌囷邱倫反

高氏誘曰穿窌以盛穀也仲秋大內故修囷倉圓曰囷方曰倉

宋氏申曰城郭崇土爲之故曰築都邑晝地爲之故曰建

吳氏澄曰築城郭建都邑以居民也穿竇窖修囷倉以藏物也

徐氏師曾曰農事畢故可以興土工城郭都邑功之作于上者竇窖囷倉功之作于下者

董氏應陽曰左傳凡土功水昏正而栽日至而畢則冬至以前皆土功之時也孫氏謂此築城郭建都邑是秦法

黃氏啟蒙曰築城郭建都邑安其居以爲儲穀之備也竇窖囷倉儲穀之所在故穿之修之

姜氏兆錫曰四者皆斂藏之備也註曰穿地隋曰竇方曰窖疏曰隋者似圓非圓似方非方也

乃命有司趣民收斂務畜菜多積聚趣音促積子賜反畜菜呂氏春秋淮

南子皆作畜采

高氏誘曰有司於周禮爲場人

吳氏澄曰言菜之外他物皆當積聚而畜之以備御冬也

黃氏啟蒙曰此時穀已收熟正當爲斂藏計菜助穀之不足者故務畜之積聚是凡可以爲歲備者非一物故多之

姜氏兆錫曰孟秋曰命此又促之也蓄菜以助穀而凡積聚皆多則儲峙無不備矣

任氏啟運曰王居明堂禮命民畢入於室曰時殺將

至毋羅其災城郭都邑爲入處計實窖囷倉爲積貯計促民收斂惟恐後時使務于畜藏采取多其積聚以待乏也舊謂菜亦可助穀之不及非　又曰畜淮作蓄菜呂淮皆同今本作采唐無此節

乃勸種麥毋或失時其有失時行罪無疑夏小正樹麥在九月

高氏誘曰罪罰也

孔氏穎達曰蔡氏云陽氣初胎於酉故八月薺麥應時而生

黃氏啟蒙曰麥乃續舊穀而待新穀者故勸種之總是慮穀之不足而多方補湊以充民食此重本之深

心也

姜氏兆錫曰麥尤以續新舊之穀者故特勸且罰也

是月也日夜分雷始收聲蟄蟲坏戶殺氣浸盛陽氣日衰水始涸坏步回反涸戶角反

高氏誘曰是月秋分晝夜漏各五十刻雷始收藏其聲不震

朱氏申曰雷發聲於陽中之時故收聲於陰中之時蟄蟲啟戶於雷發聲之時故坏戶於雷收聲之時

陳氏澔曰水本氣之所為春夏氣至故長秋冬氣返故涸

彭氏廉夫曰陰氣吸故水涸

姚氏際恒曰水始涸鄭氏謂八月宿直畢雨未止及引周語天根見而水涸爲九月以月令爲非亦拘也云始涸者非必謂盡涸耳陳可大曰水本氣之所爲春夏氣至故長秋冬氣返故涸

陸氏奎勳曰鄭注周語云辰角見而雨畢天根見而水涸今甫八月雨氣未止而云水竭非也康成能依此條注釋月令王制則有救正之功無傅會之失矣

姜氏兆錫曰此又記仲秋之候也說見仲春收斂也謂始收聲在地陽伏於內也坯益也益其蟄戸使通

明處稍少及寒甚乃塞也水秉乎氣春夏氣至故長
秋冬氣返故涸
任氏啟運曰陳云水本氣之所爲春夏氣盛故盈秋
冬氣反故涸亦通鄭謂九月天根見而水涸不當屬
此似拘又古埏戸下有景天華句
日夜分則同度量平權衡正鈞石角斗甬
吳氏澄曰度量權衡總言之下二句分言之鈞石五
權之二斗甬五量之二舉二而他可知正之角之所
以同之平之也
任氏啟運曰義與仲春同唐下有命有司祭馬社

是月也易關市來商旅納貨賄以便民事四方來集遠鄉皆至則財不匱上無乏用百事乃遂（易去声 匱具位反）

高氏誘曰易關市不征稅也市賤鬻貴曰商旅者行旅也以所有易所無民得其求是便也上無乏用所求得也遂成也

朱氏申曰關者貨之所入市者貨之所聚易謂無重征以致其難也貨爲化之以爲利賄爲有之以爲利凡此皆以便民事也

彭氏廉夫曰上下兼足皆由關市寬征以總結上文

張氏慮曰仲夏關市無索矣至秋則萬寶告成焉先

王之制關譏而不征市廛而不稅此來商旅之至要其道未嘗不易此商旅所以願藏於王之市願出於王之塗也夫四方之集遠方之至豈有以號召之哉成周之時司關司市設官分職無非爲民也以此理財財若無求而足而君有餘財民有餘力其道乃自易中得之後世設關則爲暴於市則罔利皆相易之義哉

姜氏兆錫曰朱氏曰關者貨所入市者貨所聚易謂無重征以致苦難也如是則商來貨納而民以便矣散而不一故言來集遠而在外故言皆至財以待用

不匱則用無乏用以作事無乏之則事皆遂

方氏苞曰周官職門市譏不物所征甚薄而爲之符節以通達之皆所以便商旅無所爲難易也孟子曰今之爲關也將以爲暴蓋戰國分爭凡轉貨聚財經其境內者必阨之于關市以奪其利所謂難也而秦法於百貨皆成之候爲關市以來商旅尤爭利之巧者盡不惟便已國之民豐已國之財又所以奪鄰國之用而乏其事也

任氏啟運曰唐屬孟春

凡舉大事毋逆大數必順其時愼因其類

高氏誘曰數天道時天時類事類順其事類不干逆也

張氏虙曰季夏戒之言舉大事之殃仲秋教之言舉大事之道

黃氏啟蒙曰事者王政之舉數者天時之運類者天人相關之機時即大數類即大事上二句反下二句正說一直下此四句可槩月令一篇但此綴在仲秋之月尤當相時發揮須要看個慎字慎慎于心也大數在天因之在人之心慎因者于順時舉事中詳審斟酌可行則行可止則止固不失時而不舉亦不因

時當舉而妄動輕舉也

朱氏軾曰薄賦稅以集商商集而賦自充此大賈居奇之故智也若王政譏而不征法而不廛何有于是

大數謂陰陽消長盈虛之數數運而爲時時各不同故曰類毋逆則順而因矣此語庶幾近道然在不韋意中亦不過徵賤徵貴之術已耳

姜氏兆錫曰大數謂陰陽消長之數因猶依也如長養乃陽之類嚴肅乃陰之類順時令而謹依之則不逆矣

方氏苞曰孟秋之令選士厲民以征不義則舉兵衆

合諸侯之事正在此月完隄防修宫室壞垣城郭則土功徭役之事正在此月然有大數焉如車馬將卒之有缺資粮扉屨之無因則兵衆不可輕舉也適當凶飢厲疫之作或承軍卒喪荒之餘則功役不可輕舉也而事又有其類焉加征討不能驟舉則先之以文告威讓或授意於方伯大邦以震懾之凶扎之方隄防不能自築則移用其民以救之殘戎之後城郭不能自完則藉力於兄弟婚姻之國以圖之皆所謂愼因其類也

任氏啟運曰淮唐無此節

仲秋行春令則秋雨不降艸木生榮國乃有恐行夏令則其國乃旱蟄蟲不藏五穀復生行冬令則風災數起收雷先行草木蚤死復扶又反數音朔淮南子下有八月官尉其樹柘

高氏誘曰秋陽而行溫仁之令故雨不降尚生育故草木榮金木相干有兵象故民大恐行夏令夏氣盛陽故旱使蟄伏之蟲不潛藏而五穀萌生也於洪範爲恆燠之徵冬氣寒猛故風災數發收藏之雷先動行未當故曰先也

張氏虙曰雨不降則無以助陰氣之肅所以草不榮國之有恐殺氣不行人有玩心也蟲當藏而不藏穀

不當生而生皆非正也雷已收聲謂之收雷先行者非時而發也艸木未當死而死亦失正也

陳氏澔曰行春令爲卯木之氣所應行夏令爲午火之氣所傷行冬令爲子水之氣所泄也

姜氏兆錫曰榮華也先行者謂未至日夜分而雷先已收聲也

任氏啟運曰淮下有宵尉其樹栢

季秋之月日在房昏虛中旦柳中夏小正九月丙火日在房淮南子作招搖指戌

高氏誘曰房東方宿宋之分野

姜氏兆錫曰季秋夏正建戌之月房在卯大火之次

任氏啟運曰淮作招摇指戌唐作九月之節日在角

昏牽牛中曉東井中九月中氣日在氐昏須女中曉

柳中今寒露日在軫十六霜降角十

爾雅曰九月爲元大火之次戌與卯合也虚北方

陽宿二星正直廣九度

其日庚辛其帝少皞其神蓐收其蟲毛其音商律中無

射 射音亦

國語曰宣布哲人之令德示民軌儀蓋一陽爲哲人

五陰爲民所謂君子德與也

班氏固曰射終也萬物隨陽以終復隨陰以始

曹氏丕曰羣草木無射地而生

韋氏昭曰九月無射乾上九也管長四寸九分陽氣上升陰氣收藏萬物無射見者故可徧布前哲之令德使民道法也

高氏誘曰射出也陰氣大升陽氣下降萬物隨陽而藏無射出著見者也

王氏喬桂曰無射五寸七分自南呂降九分

姜氏兆錫曰無射戌律長四寸六千五百六十一分寸之六千五百二十四

周氏發曰季秋律中無射韋氏云陰氣收藏萬物無射見是也若以陰陽終而復始爲無厭射則牽强

任氏啟運曰陰不始物班義恐非

鴻雁來賓爵入大水爲蛤鞠有黃華豺乃祭獸戮禽蛤古答反鞠菊同華花同夏小正作遰鴻鴈爵入于海爲蛤榮鞠樹麥又有陟玄鳥則蟄熊貂貉鼶則穴豺祭獸夏小正在十月

高氏誘曰候時之鴈從北方來南之彭蠡八月來者其父母也其子羽翼稺弱未能及之故於是月而過

賓雀　又曰賓爵老雀也棲息于人房戶之閒有似賓客故謂之賓雀

朱氏申曰爵人大水爲蛤亦飛物化爲潛物也

彭氏廉夫曰獸言其大禽言其小

陳氏澔曰鴈以仲秋先至者爲主季秋後至者爲賓如先登者爲主人從之以登者爲客也鳥不可曰獸獸亦可曰禽鸚鵡不曰獸而猩猩通曰禽也考工記天下之大獸五鱗羽皆在內是禽亦可言獸也

姚氏際恆曰考月令從呂紀季冬言鴈北鄉者雁始同北鄉也夏小正所謂見鴈而後數其鄉是也孟春言候鴈北者候鴈候時之鴈北自南至北也仲夏言候鴈來者來自北北至南也季秋又言鴻鴈來賓者鴻乃

鴈之大者賓濱同王𢍰傳率土之賓以其時更寒鴻鴈悉來南而宅于水濱也鄭氏以賓爲賓客之賓謂客至未去殊迂陳可大又以爲仲秋先至者爲主季秋後至者爲賓尤無理

朱氏軾曰仲秋言鴻鴈來來而未有止也來而賓則居停矣註謂客止最當

姜氏兆錫曰此記戌月之候仲秋云鴻鴈來者方來而未至也此云鴻鴈來賓者已至而爲賓也一云以仲秋先至者爲主季秋後至者爲賓味文義卻非爵

鳥名大水謂海也蛤介蟲名國語云雀入於海爲蛤

蓋飛化爲潛也菊色不一專言黃者秋令以黃爲正
也豺獸名言戮禽者禽乃鳥獸之總名曲禮猩猩通
曰禽是也餘見孟秋記候
周氏發曰祭獸戮禽只是一事不必分別
任氏啟運曰鴻鴈中國之鳥也非中國而知有中國
故來之而賓之七月南鄉不言三月至其鄉不言非
君子所見也不見不書慎也爵最淫陽之盛也蛤無
牝牡而生殊一于陰也一于陰者須陽化也蛤雖老
不化其陰微故一于陰也祭仁者之事鷹豺獺不仁
之物也其言祭貴仁也苟有合于仁君子斯樂之耳

獺言祭不言戮春生仁也鷹與豺皆言戮秋殺義也仁不言殺義乃殺也而于鷹言戮不言禽此乃言戮禽者不忍遽盡其辭也君子于一物之戮猶不忍遽盡其辭而況于人乎其曰乃如不得已之辭也　又曰大水小正作于海

天子居總章右个乘戎路駕白駱載白旂衣白衣服白玉食麻與犬其氣廉以深

張氏虙曰當戌上九月位也

姜氏兆錫曰總章右个謂西堂之北偏

是月也申嚴號令命百官貴賤無不務內以會天地之

藏無有宜出內納通

高氏誘曰秋季物成故務入也會合也

陳氏澔曰專務收斂諸物於內以合天地閉藏之令也宜出則悖時矣

張氏虙曰天地之氣有發亦有藏人豈能自異於天地哉藏則不復宜出矣會猶參也人之一身與天地並頃刻之中或呼或吸皆有陰陽一月之中或作或息必須晝夜則一歲之中或出或內豈能離春秋之舒慘乎

黃氏啟蒙曰孟秋命百官始收斂仲秋促民收斂此

又申嚴收斂之號令焉務內內字正與季春不可以內內字相應玩無不字則凡事皆當收斂不特專以財用言也會字甚有味謂天地氣藏而無所爲發散便兩不相會凡事務收斂毋務宣洩則無所不藏與天地之藏兩相會矣會而藏之特以合此時閉藏之令耳一待宣洩之時則賑濟貸發悉取之以廣吾散財發衆之仁者于此乎在豈曰積爲朽蠹之計而已乎藏之之散之爲地也

姚氏際恆曰孟子曰秋省斂而助不給則此時遇有歉之必宜發藏捐賑月令務爲此膠滯之說使人主

法之豈不誤乎

朱氏軾曰會順也季秋天地閉藏故順時令而内物

姜氏兆錫曰凡事務斂於内以合天地閉藏之義若

宜出則悖時令矣此與季春不可以内相反也

乃命冢宰農事備收舉五穀之要藏帝籍之收於神倉

祇敬必飭

高氏誘曰冢宰於周禮爲天官主治萬事故命之飭

正也不有傾邪

徐氏師曾曰此養人事神之大禮皆不可苟故必謹

其事而祇焉一其心而敬焉各致其力而飭焉

張氏處曰冢宰將以制國用不舉其要國用何由而制然此特舉其要而已漢文帝問宰相一歲錢穀出入之數幾何周勃辭以不知是失舉要之職陳平辭以有主者又失舉要之義唐以宰相領度支領鹽鐵失之益遠矣

黃氏啟蒙曰農事備收該下兩項五穀之要乃公田所入是係國用舉之有量入爲出意帝籍乃籍田所入是係祀典藏之有備物待用意末句總承重祇敬二意祇敬則力必致不待言矣

姜氏兆錫曰仲秋趣民收斂而已至此而後百穀皆

收也要者穀入之數如周禮月要歲會之要收之神倉將以供神粢盛也祇敬謂內盡志必飭謂外盡力

周氏發曰乃命冢宰農事備收一節單言籍田之收斂不言國用舉五穀之要者黍稷稻粱所以爲粢盛

是月也霜始降則百工休

朱氏申曰霜始降陰始凝也以將效功故休息也

張氏虙曰將休老勞農凡終歲勤動者無不休矣百工之役使之少息亦聖人順時之政也

周氏發曰霜始降則百功休所該甚廣鄭氏以膠漆不堅爲解小哉言也下經曰民力不堪農亦百工之

一也

任氏啟運曰有不休者如月人冬冬折幹寒冥體然亦非合之而成器也

乃命有司曰寒氣總至民力不堪其皆入室

高氏誘曰有司於周禮爲司徒司徒主衆故命之使民入室也詩云穹窒熏鼠塞向墐戶嗟我婦子曰爲改歲入此室處此之謂也

張氏虙曰聖人視民猶父母之於子疾痛疴癢甚于在己民未嘗以力不堪告而上之人探其情爲是恩勤嗚呼仁哉

姜氏兆錫曰入室以休力也

上丁命樂正入樂習吹吹去聲

高氏誘曰周禮籥師掌教國子舞羽吹笙竽籥詩云吹笙鼓簧此之謂也

張氏虙曰以季冬大合吹鼓也

黄氏啟蒙曰吹主樂聲言備享嘗之用也

陸氏奎勳曰此與春之習舞同爲教士之法下節饗帝另爲一條觀起句是月也可悟鄭註入學習吹爲將饗帝也非是

姜氏兆錫曰吹謂笙簫之屬如燕禮記下管新宮笙

入三成之類是也

任氏啟運曰吹有聲無歌如南陔六篇本無辭而以笙吹之所謂笙吹也象舞有辭而不歌以管吹之所謂管吹也其不歌以秋貴宣靜也唐屬仲秋與仲春對得之或謂以將大饗帝非也

齊氏召南曰仲春上丁釋奠無疏据此疏云云則亦取丁壯成就學業之義

是月也大饗帝嘗犧牲告備于天子鄭康成並以嘗字爲句今不從

蔡氏邕曰嘗犧牲使有司展其犧牲而告備具也

張氏虙曰仲秋告全具矣至此又告備焉古人於祭

祀誠篤如此不厭其煩也

吳氏澄曰大饗帝者以周禮言祀帝於明堂而以文王配也　又曰嘗宗廟秋祭之名將舉二祭其所用犧牲當前期告備於天子方氏曰以宗廟秋祭之犧牲告備於天子則以物成可嘗之時尤所重故也嘗如此則大饗可知然周之嘗以仲月而此於季月者彼取時之中此取時之盛

黃氏啟蒙曰此季秋饗嘗之禮饗是因五穀之成而報之嘗是因五穀之熟而薦之蓋因時報乎天親禮之最重者故曰大下是人臣告祭物之備備全具也

兼當意郎宰祝告之也告備而後用先事之敬也享而燔柴之具嘗而腥爓之需皆於是取之此外則盡物而內之盡誠可知

姚氏際恒曰大饗帝祭天也嘗時祭祖廟也其犧牲皆告備於天子

姜氏兆錫曰註曰大饗帝者徧祀五帝也曲禮大饗不問卜是也嘗者謂嘗羣神也疏曰仲夏大雩帝命祀百辟卿士祈也此大饗帝嘗羣神報也犧牲仲秋已全具矣此告備而用也

周氏發曰王制天子之祭春礿夏禘秋嘗冬烝月令

孟春乃修祀典孟夏天子飲酎用禮樂季秋大饗帝嘗孟冬大飲烝正謂是也孟春所修之祀典與酎不止於宗廟而宗廟自在其中書曰飲惟祀孟夏之飲酎孟冬之大飲皆爲祀而嘗酒先言大飲而後言烝者與薦時物先言嘗而後言先薦一例季冬大饗帝與嘗原屬二事蓋孟春祈穀於上帝故至收斂之後而饗帝孟春耕籍季秋藏帝籍之收五穀畢登故於饗帝之後而行嘗仲秋五穀未畢登則嘗祭當以季秋爲正蔡氏邕孔氏穎達以嘗犧牲爲句意不可通鄭氏以烝爲牲體而孔氏引房烝爲證皆曲說

方氏苞曰註謂嘗羣神以月令圜丘方澤宗廟之典祀皆不載又宗廟時祭周以仲月後世以孟月不宜用季且亥月日飲烝非烝祭之正則戌月之嘗亦非宗廟之嘗也但謂大饗不問卜即此記所云則恐未然周官大宗伯職國有大故則旅上帝及四望有故而饗無一定之期理宜卜得曲禮所謂不問卜者惟圜丘方澤耳若大饗則或以爲宗廟之祭禮器大饗其王事與三牲魚腊四海九州之美味也或以爲賓客之事雜記子不見大饗乎卷三牲之俎歸于賓館羣儒各記所聞不可以單辭片言之合而强爲傅會

也

任氏啟運曰鄭謂嘗秋祭羣神陳謂秋祭宗廟愚謂

外事無嘗名秋祭無于戌月者二說皆非

合諸侯制百縣爲來歲受朔日與諸侯所稅於民輕重

之法貢職之數以遠近土地所宜爲度以給郊廟之事

無有所私上爲去聲

高氏誘曰百縣畿內之縣也五家爲鄰五鄰爲里四

里爲酇五酇爲鄙五鄙爲縣縣二千五百家也遠者

貢輕近者貢重各有所宜郊祀天廟祀祖取其事而

已無多少不如法制也

劉氏儆曰合諸侯總命諸侯之國也制猶敕也百縣諸侯所統之縣天子總命諸侯各敕百縣爲來歲受朔日與稅法貢數

張氏虙曰遠近所宜若周禮男服貢器物衛服貢財物之類土地所宜如禹貢徐州貢土五色揚州貢金三品之類

馬氏晞孟曰陽終於戌歲功終焉故於歷以自戌至戌爲歲終戌之月而來歲受朔日終則有始也

吳氏澄曰合諸侯是一句制百縣是一句舊註非也

黃氏啟蒙曰首二句作冒是總命諸侯各勑屬縣也

爲來歲二字貫下兩項受朔日是頒正朔以一天道與諸侯以下是定貢稅以齊王政總之無非預奉來歲當行之典

萬氏斯大曰舊說因秦建亥以此月爲歲終非也考史記秦之以十月爲年始在始皇二十六年一天下之後月令成于不韋主用夏時意其時東周旣滅不韋擅政已改周政之建子而建寅至始皇一天下之後卽因建寅而改十月爲年始是謂建亥然非不韋著此書之本意也因始皇後日建亥遂取以釋是書可乎然此季秋而曰爲來歲受朔日何也頒明年正

朔也諸侯國有遠近故於季秋頒之而正朔則是建寅此時秦雖未一天下而有天下已過半必有頒朔之事若據此來歲受朔日之文謂此書郎主建亥則孟冬有云祈來年于天宗季冬有云順時令以待來歲之宜者來年來歲又將何指乎

姚氏際恆曰爲來歲者爲來歲之正月也蓋受來歲之朔日與稅貢之法諸侯有地遠者必於九月定其制鄭氏曰秦以建亥之月爲歲首於是歲終使諸侯及鄉遂之國受此法爲然則諸侯之地遠者豈能至乎月令主夏時非以建亥爲歲首說詳孟冬

朱氏軾曰合同也書所謂同律度量衡是也制即所合之法制百縣諸侯所統之縣也季秋合制以俟來歲受朔頒之也又按月令所記爲夏時意不韋欲改建子爲建寅故爲此書頒朔于寅月令制于戌月者預爲之也

姜氏兆錫曰石梁王氏曰合諸侯制百縣二句註云合諸侯制絕句不可從合即合諸侯而命事焉之合言合不言命猶言屬不言告省文也制即制令之制謂奉王制以制令之也朔日猶言正朔即虞書所謂人時也貢職謂入貢於王之職諸侯稅於民而貢於

王其輕重多寡之度數皆王者以遠近土之宜制之
也蓋頒正朔授民時以端事之始釐貢賦給郊廟以
正事之終此所以民定而國事舉也　劉氏曰朔日
與稅貢等事皆天子總命之諸侯而諸侯命百縣使
奉行也舊說秦建亥此月爲歲終故行此數事者得
之或疑秦時秦未并天下未有諸侯百縣今考呂不
韋相秦政十餘年大集羣儒損益先王而作此書名
曰春秋將爲一代興王之典禮又昭襄王之時封魏
冉穰侯公子市宛侯悝鄧侯則封諸侯亦已久矣不
韋相時已滅東周君六國削甚秦得天下大半故立

制欲如此其後徙死秦并天下李斯相盡廢先制而

呂氏春秋亦無用矣然其書亦當時儒生有志者所

爲猶能彷彿古制故記禮者有取焉

周氏諝曰季秋爲來歲受朔日天下路有遠近朔宜

早頒非必秦以建亥之月爲歲首季秋爲歲終也周

官正歲所懸所以示民非是頒朔鄭氏引爲周不用

季冬頒朔之證未的　又曰郊廟之事卽祭事重之

之詞不得言取供事而已作輕之之詞無有所私者

毋以玩好之私貢於天子也

方氏慤曰受朔外諸侯內百縣之所同也稅民之法

貢職之數獨舉諸侯何也稅民無異法外諸侯皆有貢職以給郊廟之事則縣內公卿大夫之采地不待言矣六服遼闊豐凶不齊而來歲民賦之重輕可預定何也若此年其國有飢戎荒扎則來歲稅宜從輕至本年則或上或中或下稅法自有常經不待言也舊說秦建亥此月爲歲終非也亥月祈來年于天宗丑月之令日窮於次月窮於紀星回于天數將幾終歲且更始又曰飭國典論時令以待來歲之宜則非以此月爲歲終明矣所以飭班朔及稅法貢職之數者以此月合諸侯故豫勑之也呂氏此書蓋雜採古

法參以已意欲待秦并天下而行之所以合諸侯議
貢職於此月者春朝秋覲而夏與冬不合諸侯也立
夏立冬之日皆曰天子親帥三公九卿大夫而不及
諸侯
任氏啟運曰周以子正頒朔當於亥月而此于戌月
者秦自德公已改正而不韋將以此爲法也或曰歲
之文從步從戌爲歷之推步至戌而成也蓋周九服
四千五百里吉行日五十里則頒朔遠者九十日乃
至周禮季冬頒朔舉其遠互相備也又誰無以給字
唐屬季冬

是月也天子乃教於田獵以習五戎班馬政

高氏誘曰五兵刀劍矛戟矢也爲將田獵故習肄五兵選擇田馬取堪乘也

姜氏兆錫曰此因獵而教之以習用弓矢殳矛戈戟之五兵又班布乘馬之政令使色力各以類從也

齊氏召南曰按司兵注先引鄭司農曰五兵者戈殳戟酋矛夷矛又註云車之五兵司農所云者是也步卒之五兵則無夷矛而有弓矢

命僕及七騶咸駕載旌旐授車以級整設於屏外司徒搢扑北面誓之

高氏誘曰僕於周禮爲田僕掌馭田輅七騶於周禮爲趣馬田獵掌佐車之政級屏樹埴也衆當授田車者各以等級陳於屏外揩插也所以教也插置帶閒誓告其衆

皇氏侃曰七騶種馬駑玉輅齊馬駑金輅道馬駑象輅戎馬駑戎輅田馬駑田輅駑馬駑宮中玉車并總六騶者爲七

徐氏師曾曰周禮有司表貉誓民鄭据此以有司爲大司徒案大司徒不可謂之有司而揩扑誓衆亦非大司徒之職司徒二字恐有誤

姚氏際恒曰僕指御車之人鄭氏以周禮戎僕及御夫釋之七騶亦當時之制鄭氏以周禮趣馬職釋之

疏引皇氏以七騶爲六馬亦謬旌旐二物也鄭氏以周禮司馬之七旗釋之疏直以司常之九旗言皆絕不合大抵鄭執周禮解月令尤謬据其語同禮周之禮也而以釋秦禮何耶至於司徒之誓鄭註司馬仲冬大閱則以月令之季秋爲誤註司馬有司表貉誓民則又謂有司爲大司徒以合於月令其或從或否前後矛盾又如此

姜氏兆錫曰僕周禮戎僕也七騶舊說天子馬有六種各一騶圭之并總主者爲七騶也析羽曰旌龜蛇

曰旗周禮司常等級有九此約舉之也屏謂軍門之屏司徒周禮大司徒也扑卽夏楚二物也北面誓之者以六軍皆南向而陳也蓋六軍統於司馬而隸於司徒故命僕騶建置車旗整飭等列而司徒因搢扑以誓戒之也

方氏苞曰扑教周軍旅之事而掌以教官誓以教刑教以親上死長之義也

任氏啟運曰田以習戎金玉象鞹非所當駕恐非析羽爲旌龜蛇曰旐周禮天子載太常諸侯載旂軍吏載旗師都載旜鄉遂載物郊野載旐百官載旗此約

舉言之也以馬駕車載旌旐舉自軍將至公司馬以尊卑爲等級南面設于軍門之屏外司此徒衆者乃帶間搢扑立于陣前北面誓以進退有度左右有局此班馬政之事也誓戒畢天子戎服親射羣臣以次殺焉此習五戎之事也獵竟命典祠之官取所獲之獸以祭四方所謂致禽以祀祊也又七騶蔡作六騶

齊氏召南曰按馭夫本文云掌馭貳車從車使車註貳車象路之副也孔以此文言田獵故不及之

天子乃厲飾執弓挾矢以獵命主祠祭禽于四方

高氏誘曰是月天子尚武容服猛厲周禮司服凡田

冠弁服戎服韎衣也主祠掌祀之官祭禽四方報其功也

李氏覯曰先王之田外以彰事神

姚氏際恒曰鄭氏曰司馬職曰羅弊致禽以祀祊按此司馬中秋治兵之文其於司馬中冬大閱致禽饁獸於郊註云月令季秋天子既田命主祠祭禽四方鄭既以周禮中秋釋月令季秋又以月令季秋釋周禮中冬其展轉謬誤如此

姜氏兆錫曰必嚴厲武飾以覩獵者慎武備以敬祀典也主祠謂祠官也獵竟因命祭四方以報本也

任氏啟運曰以獄禁作以射唐屬季冬

是月也草木黃落乃伐薪爲炭

高氏誘曰仲夏草木未成故禁燒炭至是斧斤入林乃燒之

張氏虙曰炭以禦寒人之所資非不急也然必待草木黃落之後始取之物既歸根用亦隨宜斧斤以時亦王政之一事也

蟄蟲咸俯在內皆墐其戶乃趣獄刑毋留有罪收祿秩之不當供養之不宜者趣音促當去聲

姜氏兆錫曰俯垂頭也

黃氏震曰因蟄蟲咸俯而趨刑殺氣已至不敢留獄也收祿秩之不當收供養之不宜節於春已見以盛斂藏之義而已

張氏虙曰爲政無取乎督促獄刑則惡乎留滯入秋以來孟則嚴之仲又申嚴之至季乃趨之桎梏之苦箠楚之痛望而畏之此豈可留者易曰山上有火旅先王以明愼用刑而不留獄旅不處也聖人以不留獄象之信乎

董氏應暘曰漢陳寵奏月令孟冬之月趨刑獄毋留罪明天刑畢於立冬也仲冬身欲寧事欲靜若以降

威怒不可謂靈以行大刑不可謂靜且子丑之月行刑則殷周歲首流血所必無也晉公言中孚十一月之卦君子以議獄緩死則至十一月宜緩死矣漢世斷死盡三冬至酷吏謂再展一月足吾事何哉後世決囚所以常在秋後冬至前也

黃氏乾行曰祿秩濫恩供養僭踰若必待時而收豈非失政哉先王重爵祿之典明貴賤之等自無此失縱或有之亦必隨即修改以正紀綱記者之說恐未然也

湯氏三才曰濫恩過制不可一日有豈待時而後收

哉

姚氏際恒曰祿秩不當供養不宜輕歲宜然不必此時始收也前後多放此不一一悉

姜氏兆錫曰俯垂頭也內謂穴之深處墐塞也人事應乎物候故皆墐之詩所謂塞向墐戶是也或作蟄蟲墐戶則言候非言令矣毋留所謂促也刑與罪相得即決之不淹繫也收如漢法收印綬之收不當謂恩賞之混濫者不宜謂膳服之侈僭者收之亦順嚴肅之令也

方氏苞曰陳氏集說供養之不宜謂膳服僭侈踰制

者果爾則有常禁不當曰收詳所云貪者能贓之屬亦未盡蓋凡嬪御及王子姓服膳之過靡者古者位定而祿安得有不當羞服有式安得有不宜凡此皆戰國之亂政也姦回如不韋尙思立法以止時君之欲唐宋而下雖大臣忠直者亦以爲難矣

任氏啟運曰唐無在內六字

是月也天子乃以犬嘗稻先薦寢廟

高氏誘曰稻始升故嘗之先薦寢廟孝敬親也

姜氏兆錫曰稻最遲今始熟不言登省文也

李氏光坡曰內則以稻與秫對言則秫是稬稻是稉

稉同杭秫之不黏者九月始熟

季秋行夏令則其國大水冬藏殃敗民多鼽嚏行冬令則國多盜賊邊竟不寧土地分裂行春令則煖氣來至民氣懈惰師興不居鼽音求嚏音帝解懈同又嚏呂氏春秋作窒淮南下有九月官侯其樹槐

高氏誘曰秋金氣水之母也夏陽布施多霖雨二氣相并故大水火干金故肝氣不通冬令純陽姦謀所生之象故多盜賊使邊竟之人不寧而土地爲鄰國所分裂也春陽故煖風至而民惰懈木干金故師旅並興

陳氏澔曰行夏令則爲未土之氣所應行冬令則爲丑土之氣所應行春令則爲辰土之氣所應也

蔣氏斯大曰呂氏春秋作師旅必興

姜氏兆錫曰季夏大雨時行故大水其窖藏爲水所侵故殃敗鼽者氣息於鼻嚏者聲散於口皆肺病也土生而火剋之故多鼽嚏分裂地隆圻也居止息也

任氏啟運曰淮下有官候其樹槐

續禮記集說卷二十九終